

韓詩外傳

拾遺  
附補逸校注

一





傳外詩韓  
遺拾注校 逸補附  
(一)

著嬰韓  
注校宋周

# 韓詩外傳舊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爲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邱伯傳之魯申培公，故號魯詩。齊詩齊轍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氏傳。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韓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說絕異，茲固不暇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況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學者，安得不宗尚之？海岱劉侯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其先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顧其意與祕而不傳，視爲己私者，相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果有得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余旣獲重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尙當含余詩學侯詩也。至正十五年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藝焉爾。六經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尙已。至孔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宏，中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

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迺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厲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逮能邪然生在當時以詩名與魯申培齊轅固二詩竝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亡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故世鮮聞今薛子汝修篤學嗜詩迺於先曾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鏤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不可嘉也乎濟南陳明撰

# 校刻韓詩外傳序

內閣中書舍人 趙懷玉 講

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僅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閒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辛苦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鋟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旣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竝列焉蕪學里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聞舉遺日以表章周秦兩漢之書爲事丹黃讎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參校者改竄而坿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世矣閒嘗思之當漢之盛燕趙間好詩言詩者實由韓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尚存已無能傳之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夕之故矣或曰是爲內傳言之之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詁數萬言後人顧嘗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

官阿谷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苟知決擇以歸勸懲。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即謂之引事明詩亦可也。乾隆五十五年歲在庚戌夏五月。

漢儒說經之書自學官所立而外其孤行於世而至今完具者惟董子之春秋蕃露韓太傅之詩外傳而已蕃露本公羊家言推究陰陽五行之變尤長於災異其術闊眇其指或微奧而未易窺而外傳則專據人事傳以詩辭明失得之儀監以經義求之似不如蕃露之深要之質而不迂近而可守故循習者貴焉韓傳故有詩故及內傳凡數萬言今皆遺軼而外傳獨傳班孟堅志藝文止外傳六卷今乃仍唐志爲十卷則其書非復漢時之舊矣又韓與毛異文據經典釋文紀載殆幾百數後覩詩攷所引著在外傳者亦不下四十餘事第版刻流傳妄疑其誤展轉改易竝從毛詩自餘如蔽茀甘棠恂直且侯可以療飢有母之戶雍舊章淠淠靜恭爾位延于條枚我居御卒荒之屬蓋廩有存者則其書亦非復唐宋之舊矣同郡周生廷案與其兄子宗阮業詩受經於余積有年歲於古今義疏略皆單心又因緣覩記及於外傳爲之校注屬以茂才異等貢在京師旋丁外憂未與廷試蒿廬讀禮之暇整理篋笥卒業是書援引出入取裁精審觀其采孔叢以證阿谷交辭之虛據說苑以通僕夫死長之義率能裨補闕漏不阿作者至如繭絲卵雛則竝剖析其所以與董子異同者而兩家論性之醇疵較然信韓傳之功臣也宋也勉旃由是商略羣經解釋疑滯將以達古今之詰而息紛紜之說也不難矣宋也勉旃

乾隆五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大淵獻月屆橘且日臨丙午歟東六十七叟胡廣善心泉撰敍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亡也漢志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今者豈非以文辭贍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舍人億孫旣取數本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者從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真也又諸書所引亦尙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蓋自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閱者咸稱快焉余亟慤患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觸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觀公卿所贈答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符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曷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間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釐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

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東里盧文弨序於龍城書院

本傳見漢書  
儒林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日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 韓詩外傳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本

宋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詩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麻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明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玄甫將南適楚。道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藝

人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霽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  
曰雨雪又曰漆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  
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筐爲葦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西朝四庫全書目錄云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所述多與周秦諸子相出  
八班固稱三家之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意或指此類歟

歐琳曰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於呂覽淮南管荀大戴記說苑諸書考  
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原編容或有後人分并且以他書廁入者本傳稱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  
言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今讀其傳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  
人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  
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  
心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  
君子乎斯言也卽孟子性善之說也秦漢以來如毛公董生可爲見道之醇儒矣而性善之說則俱未能  
言也愚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韓君一人而已故特爲表出之以就正於有道焉

韓詩外傳十卷本向以虞山毛氏爲最然其書訛脫甚多并韓詩異文悉改從毛古義古音大懼迷晦乾隆中武進趙氏懷玉有校本新安周氏廷棟有注本二書之出先後一年兩不相見故所校各有同異遂各有得失周氏以大戴記呂覽列女傳說苑新序等書校本文閒用己意疏之趙氏復刺選注初學記御覽援引本文各條補其闕略正其訛謬撲塵掃葉之功誠有過於周氏然如顧氏千里據元槩本辨改白爲伯之失則徑改舊本亦不能無流弊也茲以周氏本爲主采趙氏校語臚列於下字句之異同考證之詳略均兩載之不加論斷在學者善讀之而已至所據各書字句亦多不合蓋周據者多舊本趙據者多國朝名人校定本大槩如是無滋疑也雕刻既竟爲識其緣起如此光緒乙亥秋季盱眙吳棠識

# 韓詩外傳卷第一

漢 燕人韓 嬰著據趙毛本

新安周廷棟注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實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寡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案案矯字疑誤當爲蹠。蹠增筭之蹠。守死之守。疑當從傳作必。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此道字傳作禮。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之女列女傳以爲申人許嫁于鄭也。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作持義。守死不往。當從傳作必。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此道字傳作禮。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趙校語列女辨通傳下婦人俱。抽觴以三百六字。從毛本補。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列女傳譚譚。願乞一飲。以表我心。表傳。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汜傳。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傳作何問乎婢子。趙校語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免然而

棄之。傳作投。促流而掘之。逆也。此云從。乃順也。作從爲是。據御覽列女傳改正。免然而溢之。傳作滿。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寤私復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此下傳有過賢則賓四字。校語。抽絲絳給。下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絲絳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之水旁。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傳云行客之人嗟然永久。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去傳。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傳。嗟然永久。列女傳同。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廿四字。趙校語。列女傳作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毛本作。改今從詩。攷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深女。信有之乎。答曰。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是殆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所爲也。趙校語同。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趙校語。說苑雜言篇。作有智者壽。平家語。五儀解。智者上無有字。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說苑雜言家語。五儀解。並作佚勞過度。趙校。病其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其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家語作忿怒。不量力。兵其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趙校語。文子符言篇。傳曰。見荀子天論篇。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本作乎。水火。此下荀子有在物者。在人者莫明乎禮。

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所照光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作輝潤。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

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見強國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

趙校語

降禮

是隆

重法愛民而

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傾覆下苟有

詩曰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辯善之度。荀子修身篇辯作扁。楊倞注云扁讀爲辯。案按彼扁疑當爲裁。裁善謬言之謬。孔穎達

別

謂禮也。

以治氣養性。

生

趙校語同

則身後彭祖

修身自強則名。

配堯禹

宜於時

則達

厄於窮則處

作

利以處窮

信禮者也。

荀云禮

是也。

凡用心之術

氣志意知慮

由禮則理

達治通

不由禮則悖

亂作

勃

飲食衣服

動靜居處

由禮則知節

本皆作知節

今依荀子文改

不由禮則墊

陷生疾

墊荀作觸

趙校語同

容貌態度

進退

移步荀作趨行

趙本作趨步

校語舊作移步

由禮則夷

楊注夷倨也

案按此夷上

疑脫雅

不由禮則五

今依荀子補正

荀云不

由禮則夷固僻

違庸衆而野

楊注夷倨也

固陋也

國政無禮則不行

人無禮則

不行

有

王事無禮則不甯

王無禮則死亡

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說苑立節篇作昆生此泥殺身而失之者也。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並論哉。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

也。

荀子

修身篇

說苑立節篇

脫此九字

趙校語

柳下惠

說苑立節篇

脫此泥

殺身

此泥殺

身而失

之者也

尾生

之信

豈可與比干夷齊並論哉

伯夷叔齊

殺身

以成其廉

此三子者

皆天下之通士

也

豈不愛

其身哉

爲夫義

之不立

名之不顯

則士恥

之故殺

身以遂

其行

由是觀

之卑賤

貧窮

非士之恥

也

轉詩外傳卷一

三

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世說苑有後趙校語同與  
 日月並而息說苑惠上有不字此脫不息校語不字脫依說苑補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汚也然則非惡生  
 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惡富上趙據說苑云由其理道遵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也說苑作士士上下又  
六字說苑作士不辭也仕與士古亦通用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趙本有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九  
上下語意殊不完古今據說苑補入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  
 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新序節士篇無採字餘同蓬戶糞牖桷桑而無樞新序作樞而無作以爲疑此誤當從趙校語新序節士篇作採桑以爲樞莊子寓言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趙本作軒車校語本皆脫車字據莊子新序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新序云冠染葉冠杖黎杖趙琰語楮冠莊子新序皆作黎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作衽納履則踵決作屨新序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友新序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新序作隱非趙校語莊子新序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曳杖上新序施屨二字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淪新序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忝新序作累趙校語同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由荀子哀公篇家語則曰備百善之美

趙本作美善。校語：善，本譌作著。案：大戴哀公問五義，作雖不盡善，盡美家語五儀解作遂，不能備百善之美，作善字是。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荀及家語

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有，由行既已尊之。語並作由。言既已由之，從家語作道。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若性命之於形骸，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曰：君子潔其身，潔子不苟篇。荀子篇作辭。身作絜，身作辯。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言。荀子作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楊注荀子知音。

智本或作和。趙校語：知本或作和，非。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荀子篇作其容，荀作受，混汚作域。楊注域當爲惑悟也。趙校語：荀子不苟篇作其誰能以己之漁漁，受人之域域者哉。楊倞注：漁漁，明察之貌。域，昏也。

荆伐陳，陳西門壞。節作燔。因其降民，使修脩下同之。孔子過而不式。說苑作子貢。說苑作子路。趙校語：同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說苑云：忠而不死，不廉亦疑有誤。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惄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迹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云：趙本作曰。校本亦作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